

| 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 |

谢冰莹文集

下

XIEBINGYING WENJI



这些特别的女性，在男人做为主宰的社会里并没有刻意去追求更多的个人享受，但她们，用自己的笔，刻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——

那是女人的“味”，那是个性的“香”，那是精神的“美”，那是智慧的“光”！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谢冰莹文集/谢冰莹著;李家平选编. 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
1998.2

(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/傅光明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402 - 1085 - 4

I. 谢… II. ①谢…②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- 选
集②短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- 选集③散文 - 中国 - 现代 - 选集

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9379 号

责任编辑:梁 歌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

700 × 1000 毫米 16 开本 24 印张 400 千字

2007 年 6 月第 2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(上下) 90.00 元



谢冰莹(1906-1999)原名谢鸣岗，字风宝，湖南新化人。小时随父读四书五经，后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女校，未毕业即投笔从戎，于1926年冬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。次年参加北伐，著《从军日记》，发表于《中央日报》副刊。抗战爆发后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，赴前线参加战地工作，写下《抗战日记》。代表作《女兵自传》，相继被译成英、日等10多种文字。



责任编辑：梁 歌

图书策划：天昊书苑

封面设计：



Tel: 13391801809 51661809



回到浸水河去，这时肚子已完全不觉得饿了，回到家点燃了煤油灯，又开始写那一千字可得五角钱稿费的文章。

“太太，老爷几时才能回来呢？”有天晚上，刘妈突然这么问我。

“今年冬天一定可以回来，到那时候，我们就有钱了。”我只好这么骗她。

“为什么现在不寄钱来？”她似乎有点不相信我的话。

“因为他那个地方不通汇兑，所以不能寄来。”

我这样敷衍她。

一才知道我带了孩子在过着最痛苦的生活，他特地和他的太太小燕从天津来看我，和我商量一个解决孩子问题的办法。

“由我们把孩子带到天津去，雇一个奶妈住在我家里，你可以在此安心工作，想念她时，每月或两星期来看她一次好了。”

的确，这是个比较妥当的办法；一才还答应我奶妈的一切费用，和孩子的衣服，鞋帽，统统由他担负，那么我可以节省这一笔钱来寄给奇的母亲了。虽然，在感情上，我实在不愿意孩子离开我，因为她的一笑一哭，都能影响我的精神，有好几次我想要自杀，都是孩子的微笑救了我。

经过一天一夜的考虑，我完全接受他们的意见，决定第二天清早，把孩子交给他们带往天津。

“奶妈已经雇好了，因为怕你不肯把孩子交给我们，所以她还没有来到我家，明天就可把她叫来；至于孩子在路上吃的代乳粉、瓶子和奶头，我都准备好了。”

小燕怕我不放心，又这么向我解释。

“我当然很放心；不过孩子特别淘气，常常在半夜里醒来要大哭一两个钟头，不妨碍你们的睡眠吗？”

“那是小问题，主要的你不要太想念她，应该把感情放冷静些。”

一才很关心地劝我。不错，我应当完全接受他们的好意。



说句良心话，我也实在太感情用事了；倘若理智再坚强一点，我能够把家庭儿女看得淡一点，我相信在文学和事业上，或许还有一点什么成就；现在呢？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半生潦倒，苦不堪言！

晚上，我开始清理孩子的衣服；说也奇怪，平时她只要吃饱了奶，可以一连睡两三个钟头；但今晚她突然不睡了，吃完了两只奶，就只想躺在我的怀里，一放到床上，她就哇哇地大哭，抱起来，她又睡着了。

这样，我一连试验了十几次，都是同样的结果，我在极端愤怒时，就忍心在她的小屁股上打了几下，以为给她个警告，可以睡一个短时间，那么十分钟之后，我就把东西都清理好了；谁知越打越哭，越哭自然越不能放下；一躺在我的身上，她又呼呼地睡着了，难道她有灵感吗？她知道我要把她送走，所以这样留恋我吗？

“怎么，孩子这么早就醒来了！她的衣服都收拾好了吗？”

黎明，一才走来问我。

“没有，我抱她一夜还没有放下呢，她无论如何也不肯睡，因此衣服没法清理。明明在我的怀抱里睡得很熟，但一放到床上，就大哭起来了。”

“孩子有灵感，她一定不愿意离开你，大概你也不愿意离开她，所以眼睛都哭肿了，那么下次再带她走吧。”

小燕说着，她也陪着我流泪了；一才坚决地主张还是今天把孩子带走。

“俗语说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你还是忍痛把她交给我们吧。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一切你尽可放心，有奶妈带着，比在你这里舒服多了。”

于是我又下决心把孩子交给小燕，自己开始清理衣服；真怪，孩子一到小燕的手里，又伤心地大哭起来。

“得了，得了，这孩子长大了准是个怪物，仅仅半岁就这么



懂事；我不敢带她走了，让她还是随着你受苦吧。”

一才似乎生气了，小燕难受得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这时最痛苦了，真是进退两难，不知如何是好？硬把孩子交给他们带走吧？又怕她整天整夜啼哭，哭出什么毛病来，将来我后悔无穷；不交给他们带走吧？此后的生活更要艰苦，我如何养得活她呢？眼看着自己的奶水一天比一天减少，而孩子的食量，却正相反地一天比一天增加；冬天快到了，又要一笔钱来替孩子缝寒衣，唉！苦呵！苦呵！

“孩子既然这么古怪，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你，她真有先知先觉的灵感，那么我们就只好走了；等她什么时候能离开你，你就什么时候把她送来，好在我们始终是帮助你、同情你的朋友，你不要客气，需要我们帮助你什么，你可以来信说明。”

我只能用眼泪来感谢一才的临别赠言。我抱着孩子默默地送他们到门口，连自开水也没有请他们喝一杯，就那么让他们走了。这时刘妈还在梦里没有醒来，我的泪越流越多，终于把孩子滴醒了，她睁开眼睛望了我一下又闭着了。这时我故意把她丢在床上，她一声不哭，我想赶快把一才他们追了回来，请他们把孩子带走；可是刚走到门边，我的腿一软，心一酸，又没有勇气去追他们了。

南 归

带着一颗受了无限创伤的心，和我那可怜的孩子，刚下津浦车，就登上从南京开往汉口的轮船。尽管我是这样穷得连饭都吃不泡，这回却因了好几个朋友的帮助，她们有的把结婚戒指当了；有的把棉袄当了；凑数给我做旅费，为了孩子，我终于买了一个房舱的铺位。

好容易把孩子哄着睡了，我悄悄地从她的身边爬起来，走向船边吁一口气。这房子原来是四人住的，碰巧客不多，只有



我和孩子。这时我突然又想到自杀了，我想触电也许是毁灭生命最痛快的方法；或者投水也好，葬在长江滚滚的白浪里面，不留半点痕迹在人间，不更比触电痛快吗？

越望着汹涌的波涛，便越想自杀；的确，“生”是大痛苦了！我不知道要如何才能把以后的日子打发；我突然变得迷信起来，前生一定做了许多恶事，因果报应，所以今生应该受这么多的痛苦。

在世间，我实在没有什么留恋，别人都有希望，都有前途，都有理想；只有我什么都没有。除了想着孩子的命运，除了想着一个这样的念头：“在深夜，抱着孩子一同跳江，只要几分钟，便可以结束两条生命。”

可是当我回到舱来，想抱起孩子来实行我的计划的时候，从内心里又涌出一种矛盾的思想；我不应该杀害孩子，她是没有罪，纯洁的；她有灿烂的前途，她有无限的希望，凭什么她要做我的牺牲品呢？

过去的勇气，不知消磨到哪里去了？我呆呆地望着孩子，眼泪像潮水似的涌了出来。想到前面只是一片黑暗，一片凄凉！我究竟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孩子？带到我的家里去吗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！不但母亲不高兴，就是全村子里的人也会攻击我，轻视孩子的；我怎么生活下去呢？交给奇的母亲，又怕将来不能回到我的身边来了。唉！苦闷，苦闷！整个的心都被苦闷包围着了。

我又怨恨起自己来了，为什么这样多情，这样不能离开爱而生活，好容易把奇的问题解决（这是以不了了之的办法来解决的），孩子问题又横在眼前了。

还有一件事，也是使我很痛心的，北平给我的印象太深，离开它，好像离开了心爱的人那么难受。本来过惯了流浪生活的我，到处都可以安身，什么痛苦都可以忍受；只是北平，实在太使我留恋了，我不能形容当我抱着孩子爬上火车时的凄惨



情状，她因为离开了奶妈拼命地哭；叶珍夫妇连忙上车来抱着孩子，我用开水冲了代乳粉给她吃，她绝对不肯张开嘴来吞牛奶，我自己又没有一滴奶可以骗她；带着奶妈走吗？自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经过三天四夜的哭闹，孩子的生命，已经奄奄一息了；幸而到了武昌，就遇到一个妇人给了一点奶给她吃，一条小生命，才算度过了一次死的难关。

回到武昌之后，我住在一间又矮又黑暗的楼房里，靠着写稿，来换取生活。那时奇的母亲待我很好，她还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已经闹了大乱子，永远不能再恢复爱情。

青枫峡里忆当年

在武昌只住了半个多月，我又回到了长沙，像隐士似的，我一下火车，什么朋友也不去找，只悄悄地一个人跑去岳麓山的昆涛亭隐居起来。

看守昆涛墓庐的人，还是老朱夫妇，他们都含着微笑欢迎我，我一见他们，泪珠便滚滚而下。回想四年前的春天，我陪着二哥在这里疗养肺病，早晨我看着太阳从湘江升上来，黄昏又看着太阳从山顶消逝；我在这里度过了花香鸟语的醉人春天。还记得有天晚上，素华和瑞予过江来邀我饮酒，二哥气得大骂，他说我们是有意捣乱的，明知他不能动，更不能喝酒，而我们偏要对酒高歌，及时寻乐；他骂我们是妖怪，是凉血动物，没有一点同情心，我们只好笑着接受；等他完全睡觉了，才悄悄地跑到栏杆边，瑞予吹箫，我和素华轻轻地唱着《棠棣之花》，直到四更过后还不想睡。谁知道就在这天晚上，二哥和瑞予之间结下了爱的孽缘。为了贪听瑞予凄婉的箫声，二哥希望她整天陪着自己，从此对瑞予的爱一天一天高涨，对方不但不拒绝，而且每天照例有一封甜蜜的情书寄来。我和素华都等着喝他们的喜酒；谁知后来发生了突变，瑞予又爱上了她的

旧情人，而忍心地抛弃了二哥，后来二哥的死，固然是为了参加北伐，劳碌奔波，以致肺病复发；其实另一个原因，是为了失恋。

我不愿再看见这座伤心的房子；然而现在，除了这里又有什么地方可以栖身呢？只好忍痛地住到我从前往过的那间小房里，隔壁那间大的是二哥住过的，我连跨进门槛的勇气都没有。

住在这样寂寞的山林里，最容易引起出家的念头，也最容易使人回忆过去的一切。每天吃了饭，我总喜欢跑去青枫峡里去听涛声，这也是一个最伤心的纪念地。回忆将《血潮》献给那个初恋的影子时的情景，还历历如在眼前，我们坐在那条清澈的流到去的溪水两边，他仔细地看那些，用一个少女最纯洁的爱情，写的日记和散文。

我有时仰望着从树林里射过来的阳光，幻想着我也许有一天能够和他在天堂里生活；有时呆望着溪水里的小虾随着流水跳跃，想着我们为什么不是一对小虾，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水里？

“喝！我只当你是个无情的铁汉，看完了《血潮》，我才知道误会了你，你是每个细胞里面都充满了爱情的，不知道上天是否允许我们……。”

“我们是没有前途的！给你看《血潮》，不过是告诉你在茫茫的宇宙里，有这么一个纯洁的少女热爱着你，你应该感到安慰，感至骄傲！……”

“那么我们将来的结果呢？”

“结果？也许我们从此不相见；但你应该相信，我的心永远会想念着你的！”

谁知道当时的戏言，竟成了永久的谶语。

在心情悲痛的时候，来重游旧地，是更加感到凄凉的；我又想到葬身在青枫峡里，让血红的枫叶为我做棺盖，潺潺的溪流为我奏出美妙的挽歌；然而为了孩子，我又打消了死的念



头，重新回到那间小房里，继续着我的写作。

慈 母 心

经过了无数次情感与理智的剧烈斗争，我终于从苦海中拔救出来了。理智告诉我，感伤是最容易使人颓丧的；一个有志气的女青年，她不但要和万恶的封建势力奋斗，而且要和妨碍自己学业，容易消磨勇气的爱情奋斗！世间有比爱情重要万倍的事业待我去做，为什么不振作起精神来，再接再厉地向光明的前途迈进呢？

在岳麓山住了十多天之后，三哥便催我回去看看母亲。我本来很想念她；只是为了争这口气，她不叫我回去，我总不愿向家里投降；幸好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到了，父亲满七十岁，他老人家来信要我回去，我便乘船到了新化。

母亲是个好胜的女性，尽管她心里常常为想我而痛哭流泪；但在表面上总是装着不理我，讨厌我，甚至不承认我是她女儿的样子。当着许多来宾面前，我叫了她无数声妈妈都不理会，晚饭后，我亲手倒茶给她喝，她几乎连杯子都摔破了。在听到她一阵怒骂之后，我躺下床来，显得很疲倦的样子闭上眼睛假睡。

大约是十点钟的时候，她从对面的床上悄悄地爬了起来，用火柴点燃了小小的煤油灯，衣服也没有披，就轻轻地走到我的床前，把垂在地板上的被，拿起来重新给我盖上。她摸摸我的右手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手是冰凉的，被窝一定掉下去很久了。”

我很想睁开眼看看她当时的表情，可是不可能，我应该假装到底，看看母亲还有什么动作；果然，我看到了最精彩的一幕：

灯光愈来愈近了，它照耀在我的脸上，似乎有一股不可忍



受的热力在压迫我，使我好几次想用手去遮住眼睛。

母亲用灯光呆呆地照着我，约莫经过了两三分钟，她才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：

“唉！瘦了，瘦了，比她离家时瘦得多了。”

她用柔软温热的手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，我的额角，和散乱在枕上的头发；突然，一颗冰冷的泪珠，掉在我的嘴角上了，我把头微微地移动了一下，表示我已被她的热泪惊醒了。我想睁开眼睛来用双手抱着她的脸，叫一声：“亲爱的妈妈！”也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在阻止我，丝毫也没有勇气这样做；接着又听到母亲醒鼻涕的声音，然后慢慢地移开脚步，回到她床上去了。我用舌头把母亲的泪舐尝了一下，那滋味不像平常一般的咸，起初略带苦味，过后又感到异样的甜。我实在太受感动了，很想一骨碌地爬了起来跪在母亲床前，求她宽恕我的罪过。四年来，我给她的痛苦太多了，仅仅只为了自由和幸福，就使母亲整夜为我失眠，为我的没有音讯而求神问卦；现在呢？奋斗了这么多年，我得到了些什么？从旧的婚姻制度下解放出来，又跌进恋爱的苦海里去了。我想老实告诉她，四年来，我饱尝了人间的酸苦，受尽了命运的折磨；我坐过牢，饿过饭，也生过孩子；现在还在过着流亡的生活，前途茫茫，母亲呵！何日才是我真正得着自由和幸福的时候？

自然，我不能把这些告诉她，那会刺伤她的心。我仍然装着睡熟了的打着微微的鼾声；足足过了一个多钟头，母亲还在为我流泪。唉！慈母的心呵……

回到谢铎山了，见了每一个熟人，我都有两种不同的感觉：一方面我非常骄傲，处处对他们表示我是个胜利者；另一方面回忆起坐花轿做新娘，几次化装逃奔的事来，我又感到无限的愤恨和羞耻。

翔来看我了，她的面容憔悴，两眼无神，我看出了她内心的苦痛；为了在许多人的面前，我们只互道寒暄，没有谈别的



什么。后来她悄悄地告诉我，萧明已经和一个乡下姑娘结婚，而且生了孩子，我默默地为他祝福，心里非常愉快。

“鸣叔，你是胜利了；只有我完全做了封建社会的牺牲品，我后悔没有跟随你走就好了。”

“翔，不要后悔，人生不是那么简单；我一直到今天，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，我随时都在艰苦、险恶的环境里挣扎；翔，忍耐着吧，只要不灰心，总有出头的一天。”

我安慰着翔，两人同时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。

“到底是亲生的女儿，尽管打她骂她，结果还是离不了家。”

六祖母那么高声地对母亲说。

“我还以为她真的不肯回家了；那知出乎我意外，她竟回来了！她的脾气似乎也好许多，此后大概不会再令我生气了吧？”

这次在家虽然只住了短短的一星期，可是母亲给予我的热爱（这爱是藏在她心坎深处的最高无上之爱，伟大的天性之母爱），使我感动只想流泪。我如果从此不好好做人，整天在苦闷里消磨日子，不仅对不起自己的良心，主要的是对不起母亲！我下决心要到上海去寻找出路，把孩子交与奇的母亲抚养，再也不为她而折磨我的感情了。

这回母亲不留难我了，她像我在中学时代离家去长沙一般，煮了许多腊肉、干鱼、咸蛋之类的东西给我做路菜。我怀着满腔的希望，愉快地离开了故乡。

黑宫之夏

我流着泪吻过了我那刚满一岁的孩子，在一个漆黑的深夜，自己提着两件破旧行李，孤零零地踏上了开往上海的瑞和轮船。



也许是上天有意在捉弄我，刚刚从爱的苦海里跳出来，如今又堕入情网了；好在我的理智清醒，一点也没有被感情蒙蔽，当爱神的魔手将要向我伸出时，我便怒吼一声把它吓退了。

能够住到黑官来，完全是纫的关系，他也是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，而且和奇曾有一面之缘。他很聪明，只是对于金钱异常重视；处世待人，非常世故而滑头，这就是后来他和我之间连友谊都不能存在的原因。

“姊姊，奇负了你，他的误会刺破了你的心，让我来用这颗赤热的心，医好你的创伤吧！”

当我有一天突然在桌上发现一封字迹秀丽的信，打开来看，读到这么几句话时，我的心颤动了，全身的毛孔都紧张起来。我用双手紧紧地抱着我这颗破碎的心，我狠狠地把这封信撕碎丢在地上，末了还用脚重重地践踏它几下。

我的心，绝对不用别人的心来医治，我要用自己的理智来安慰她，鼓励她；用我的写作填补她的空虚，用朋友来代替爱人，用友谊来代替爱情。说实话，我很讨厌纫，恨不得立刻离开他，永远不见他的面；可是第二天，当他站在我的面前，微笑着和我谈话时，我又没有勇气躲避他了。无用，无用，女人到底是个无用的人呵！她一辈子也逃不出爱的罗网。

凭心而论，我的理智是很坚强的；照理，我的心正在被奇蹂躏得仿佛鲜血淋漓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正热爱着自己的人来安慰，我应该毫不犹豫地接受的；然而理智不让我这样做，它常常在暗中警告我：“不要因爱而误了远大的前程。”于是我恍然大悟，再也不敢走入歧途。

这是多么幽静的环境，无论白天晚上，整个的院子是静悄悄的。我认识了好几位终日埋首研究学问的朋友，他们都是复旦大学的学生，思庚是这些朋友中最热情而又最忠实的一个。他常常和老雷煮咖啡喝，每次都有我在场；表面上我似乎很乐观，同他们谈起话来老是欢天喜地，有时也唱唱几首不成调的



歌曲；但一到晚上，我便过着枕上垂泪任它干的凄苦生活了。

在黑官，在那间永远不能忘的房间里，我花了不到三个星期的光阴，完成了两部十四万余字的著作——《青年王国材》和《青年书信》。我整天日夜不停地在写，忘记了睡眠，也忘记了饥饿。有时肚子叫了，我便去复旦大学的合作社，买几个小面包来，一面吃，一面写。有时手里还握着面包，我的头倒在桌上睡着了，老鼠跑来抢走了面包，弄倒了墨水瓶，把稿子染湿了，我一点儿也不知道。在这个时间，朋友们来找我，我也不同他们谈话，习惯久了，不等我同他们打招呼，或者我去他们房间里谈天，谁也不来打扰我。

有时我一个人在野外散步，脑子里正在构思小说里面人物个性的时候，突然匆走来了；他一开口就是约我去上海看电影或者去吃饭，我恨他打断了我的文思，却又没有勇气责备他；我可怜自己，究竟还是个感情的俘虏。

想起来，上海真是一个可怕的地方。多少本来是善良的青年男女，来到这里不久，便被物质的诱惑，走入了歧途。使我最伤心的一件事，两个和我很要好的女友都整个地变了：爱珍原来是一个最爱幻想的孩子，没有坚强的意志，对社会认识不清，她的头脑简单，只要目前能享受舒适的物质生活，叫她干什么都行。到上海不久，她就藉口住到一位朋友那里学画而离开了我；其实，听说她那时被一位青年纠缠着脱不开身，他们过着糜烂的生活。我听了非常痛心！唉！早知如此，还不如让她嫁给那位许公子做少奶奶，反正她是没有什么前途的。

还有克勤，这位小姐也大大地变了：她一改往日朴素、勤俭、慈善的护士作风，喜欢化装，穿最时髦的衣裳，爱跳舞，爱演戏。她有许多男朋友，有人知道我和她很熟，要我劝告她；我去找她几次都会不着，我想她决不会接受我的劝告的；假如她的心里还有我存在，早就来看我了。那时我们住的很近，只隔三四百步远的样子，为了她曾经送过我一件旧棉袄，



我的心还在感激她，我不忍和她伤感情，所以一直没有对她说那些使她听了不高兴的话。

在黑官，还有一个最有趣的人物，那是房东家里的哑巴。他虽然嘴里不能说，心里却什么事情都明白。房东太太留着她的情人（丈夫早就死了的）公开地住在自己的家里，两人如胶似漆，一刻也不能离开，而对于两个儿女却嫉视如仇。哑巴见了，老是爱打抱不平，常常气得跑来我的房子里流泪；有时大拍桌子，有时顿脚，有时痛哭失声。他用各种手势比给我看，我恨那个女人太自私，太没有人性；然而没有办法帮助那两个孩子。

我是多么高兴呵，两部稿子居然拿到了六百五十元！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数目，我生平还是第一次得到，我几乎高兴得将要发疯了。晚间把钱放在枕头下，还用好几层纸包了又包，生怕被小偷盗去；我连觉都睡不好，就在短短的几天里，我决定这笔钱的用途——去东京留学，完成我读书的志愿。

我把这消息告诉纫，起初他不赞成，主要原因，是他正在热恋着我，不能离开；后来知道我的决心已下，无论什么理由，都不能使我动摇，也只好在无可奈何中，送我上了开往神户的皇后号轮船。

惊人的新闻

我是从小就喜欢游山玩水的，当皇后号把我从黄浦滩头载着到了东海的时候，我高兴得好像逃出了樊笼的小鸟。望着那茫茫一片碧绿的海，望着那滚滚的白浪，望着那和海水一般碧绿的蓝天，蓝天里还有着和雪花一般的白云，我微笑了。我的心也像那些海鸥似的一会儿升入天空，一会儿又沉入海底。虽然离开了自己的祖国，离开了许多最亲爱的朋友，心里总不免要感到离别的悲哀；可是当我想到未来光明的前途时，我又暂



时抛弃了乡愁，而感到无限的兴奋。

同船的除了秦先生以外，一个熟人也没有。他是广东人，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文学；他殷勤地告诉我：什么地方是日本有名的风景区，什么东西最好吃，什么东西最好玩；并且还告诉我日本人的性格如何如何，要我交日本朋友的时候千万要选择，要谨慎。

在船上，我第一次吃着纯粹的日本饭，虽然不合口味，还可以吃得来。我和秦君的话特别多，常常引起日本人的注意；尤其当秦君替我盛饭的时候，日本女人都睁大了眼睛，惊讶地望了望我，又低下头来，小声地和她的同伴窃窃私语。在她们看来，这简直是一个奇迹；因为在日本，从来只有女人侍候男人，绝没有男人替女人盛饭的。船抵长崎了，我们很高兴地上岸去玩，天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们的眼睛出了毛病吗？为什么会见到这样惊心动魄的句子：

“皇军占领沈阳！”

支那军惨败！

张学良逃亡！”

“秦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该不是在做梦吗？”

我颤抖着声音问秦，他是了解日文的，正在详细看那张圈了许多红圈的“号外”和旁边那三张朝日新闻。

“糟了！糟了！真想不到我们离开上海才两天，就发生这么大的变故；我们的军队为什么不抵抗？我们的东北，难道真的丢了吗？”

他看完了那些大标题，不住地摇头叹息说：

“我决不相信有这样的事，胡说，这简直是胡说！”

我难过极了，眼泪几乎要流下来；不过我又不相信这是事实，日本人是惯会造谣的。

我们再也没有心思去逛马路了，每个日本人，都是那么兴高采烈地一面走，一面谈话；尤其当他们的视线接触到我们两